聖門十六子書

先賢仲子傳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勇于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猳豚拔劒而舞曰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仕爲蒲大夫夫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

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見于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夫子哭于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仲子 闕里誌

繆協曰子羔學藝可仕孔子猶曰不可欲令愈精愈究也于時有以佞才惑世仕不由學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夫子善其來旨此乃斥時豈譏仲子乎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勸封介卹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宋陳堯叟贊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仲子年表

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初七日仲子生

丁卯九歲與鄉兒戲卽英强異常鄉人奇之

丙子十八歲知詩書達禮見義勇爲

丁丑十九歲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也

辛巳二十三歲從孔子在齊

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壬午二十四歲從孔子在齊

癸未二十五歲從孔子適周問禮樂於老聃萇宏

甲申二十六歲孔子適齊從焉

是年魯昭公出奔

乙酉二十七歲從孔子在齊

丙戌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戊子三十歲家貧親老常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己丑三十一歲父鬼卒哀痛絶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庚寅三十二歲迎母養於魯

辛卯三十三歲母宋氏卒哀毁幾不起顔色憔悴歸窆魯卞城南與父合葬

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壬辰三十四歲因陽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丙申三十八歲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欹器有問持盈等

語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

丁酉三十九歲孔子爲中都宰從之

戊戌四十歲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己亥四十一歲生子崔是年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諫之孔子有爲東周語

庚子四十二歲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從焉

辛丑四十三歲是年孔子攝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癸卯四十五歲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從

孔子去魯適衛

甲辰四十六歲從孔子在衛已而去衛適曹適宋又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仲子怒起奮戟將戰孔子止之使鼓琴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月餘反衛孔子見南子仲子不悅

丙午四十八歲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戊申五十歲從孔子自陳反衛

己酉五十一歲生子啟

庚戌五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五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遇長沮桀溺問津又遇荷蓧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葉有葉公問孔子不對事

壬子五十四歲從孔子在陳有絕糧慍見事

癸丑五十五歲從孔子在衛時蒯聵入居於戚有衛君待子而爲政之問

丁巳五十九歲是年孔子反魯

戊午六十歲爲蒲宰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己未六十一歲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焉

庚申六十二歲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是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止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六十三歲是年衛亂

三月初三日仲子結纓而卒葬於澶淵即今大名府開

州也

謹按杜氏春秋長歷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壬午朔則七日爲戊子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己卯朔則三日爲辛巳以此考之仲子生以壬午日卒以辛巳日可補仲里志所未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

後學馮雲鵷謹識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仲氏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禹有奚仲居薛爲車正商有仲虺爲湯左相至太戊以前有仲衍者仲虺之後凡數世皆有佐商之功逮至周有仲山甫宣王時爲樊侯補袞西京詩人美之其後有浴爲卞邑大夫遂家於卞浴生奐奐生式式生虔虔生磐磐生拱北拱北生皃娶宋

氏三十無子禱於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兕匪虎黃質黑文寤以告皃皃曰熊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赳赳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娶顏氏生子崔及啟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勇然則天將興素王故篤生此異人爲之輔也年六十三歲卒於衛難 仲里志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

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敎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敎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

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

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

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爲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

食以全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上十二條見家語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吾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吾故不

爲戒也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
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
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
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
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

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

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以上五條見說苑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

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䋣不知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

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孔子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

逼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逼乎孔子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以上八條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

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卹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

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呂氏春秋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

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叢子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新書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饗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

起氏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

孔子駕而去魯 韓非子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

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呂氏春秋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

論語撰考讖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縞煑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同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

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於是心服 以上二條見衡波傳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誘進猛氣消損檮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 以上二

條見論衡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illegible]流其繳是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莊子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

我思焉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

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

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賢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

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羮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

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奚獨吾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

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覇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覇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

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吾之幸也二三子從吾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吾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吾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郕人戰於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以上十四條並見家語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孔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

而不能隨令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益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以上三條並見孔叢子

孔子厄於陳蔡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叱聲動左右子路與之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車甲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引而奪登子路引之沒手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此之謂

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呂氏春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

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
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
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
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
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
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
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

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史記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薤醢每聞雷鳴中心惻怛 論語讖

衛蒯聵亂子路興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邪爲君邪曰在

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 論語隱義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孝子傳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聵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享殿三楹東西廂各一及石羊虎林門明嘉靖中置守墳戶有司春秋時祭仲氏裔孫歲一赴開祭墓則在開州者爲眞墓也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古蒲邑世傳爲衣冠墓一在濟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古頓邱地亦蒲境世傳爲招魂墓

仲子父母墓在卞橋東仲村

仲子廟在泗水東郭明萬歷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出俸重修

仲子廟在濟寧州城南四十里仲家淺閘創始於唐任城令賀知章金元以後代有修葺康熙二年增修坊曰志隘乾坤氣淩今古中爲正大門左忠信門右明決門衛公殿旁左有聞喜堂右有中興祠 以上四條見仲里志

仲里在泗水縣東六十里相傳爲子路故居今名仲村

石門一在費縣西南九十里關陽鎮西一在平陰縣北十里齊地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

二賢庄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上相傳爲閔子避地之所又有子路依栖巷上有晒書臺試劍石 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

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後人因建廟爲題曰四子言志處

傾蓋亭在兗州府鄒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今建亭焉

石門橋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道旁有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

拔虎尾處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相傳先賢拔虎尾

於此山

二賢祠在浙江杭州府湧金門外合子貢同祀名柳洲二賢祠相傳吳越春秋載從孔子奉先王雅琴禮樂適越之處

禦水堤在東昌府范縣東北郭外俗名子路堤自西徂東相接數百里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仲子三十四歲從孔子自齊歸魯因陽虎亂政退修詩書講學於此時值衛水大泛率衆築堤防禦故堤以仲子名上有祠堂與城

相近

仲氏書堂在濟寧州南六十里魯橋洲上初名仲氏學以上九條見仲里志

仲子子路墓在觀城縣東南負瑕村

石門在費縣西南即子路宿於石門處山巔二石柱猶存

子路堤在壽張縣西南世傳子路所築

先賢仲子祠在萊陽縣西南嵯峨鄉矯家莊

先賢仲子廟在范縣城北一里子路堤上以上五條見山

東通志

雎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河南通志

子路祠堂在子路山相傳子路讀書處宋嘉祐四年劉秩劉可隱等建子路祠堂三楹今廢東阿志

溮水之左即黃城山出有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水東流注溮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

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葢於此也　水經注

杏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葢石之壓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　元楊奐東遊記

泗古卞邑仲氏之先有爲邑大夫者因占籍稱卞里人數傳而生季路應秋水夜月之瑞云後仕衛死孔悝難藁葬

澶淵子啟始歸卞　卞里誌序

石門莊在嶧縣東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宿處按子路所宿

之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盟於石門是也當從通志屬

今平陰縣嶧縣志

故卞城在泗水東五十里古卞明國也湯伐有卞春秋地

入於魯爲卞莊子之邑襄公二十九年公還自楚季武子

取卞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以討之是也城爲市里

城東有卞橋泗水逕之

龍門山在泗水縣西北三十里卽所稱石門也以上二條

見泗水志

石門山在曲阜東北五十里子路宿於石門閻氏地里考以爲魯之郭門孔尚任謂卽石門山王士禎信之孔貞瑄又謂爲尼防之後障泰岱之門屏夫子作琴操於此曲阜志

謹按仲里志載石門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相傳卽先賢與晨門問答之地然去魯甚遠仲子未嘗遊歷其地考之山東通志一在關陽一在平陰俱屬齊地泗水志以爲卽龍門山雖云魯地古無此名惟

孔尚任季重氏石門集云古石門實魯國都鄙之分南北往來此稱孔道西可達魯東可達卞漢人高士傳稱晨門魯人爲魯守石門司其啟閉者夫魯無二石門子路負米養親負笈從師僕僕於卞與魯者不宿此安宿乎闕里新誌亦云石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即子路宿處然則石門之在曲阜得此說而論始定作志者錄其遠而棄其近奚可哉道光壬辰嘉平月

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刋

宗子世表

二代子崔欲報父仇殺狐黯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黯戰而死無嗣

二代啟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塟于澶淵之北旣畢還下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開壟合塟復歸下生子庠

三代庠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

五代發志曾下大夫生子丞祖

六代丞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羨墻

八代羨墻生子隆

九代隆秦處士隱嶧山下後還下生子綱

十代綱生子光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為右扶風生子洪禮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漢卿士生子仲醴
十四代仲醴生子元
十五代元娶金氏後守節旌表其門生子謀
十六代謀漢大夫生子世德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作亂與妻黃氏逃于延
就亭遂家焉更名爲橫坊村後又改仲家淺在任城
南四十里生子馳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修藥圃有瑟亭號雙鶴居士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鳴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强
二十二代强生子臬
二十三代臬仕東晉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北魏中尉生子鎧

二十六代鎧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齊太守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梁刺史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恩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

三十四代在生子陵

三十五代陵仕唐爲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習儒開元七年賀知章令任城見文而異之因詢其家世之詳文告以避兵遷任始末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建廟於横坊村以文主奉祀事生子關

三十七代關主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主奉祀事生子侯

三十九代俟主奉祀事生子牘

四十代牘主奉祀事生子扶久

四十一代扶久主奉祀事宋眞宗進封仲子爲河内公

因重修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主奉祀事生子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主奉祀事生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主奉祀事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主奉祀事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主奉祀事生子濕

四十七代濕主奉祀事生子潔

四十八代潔主奉祀事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主奉祀事時高宗南渡不忍遠離祖廟遂
避難于古棠之南陽湖及金主有詔求聖賢子孫乃
歸守廟庭改名仲家淺生子衍

五十代衍主奉祀事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元處士主奉祀事生子集

五十二代集主奉祀事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主奉祀事明洪武初更名仲家淺㴱生子

義

五十四代義主奉祀事生子伯安

五十五代伯安主奉祀事生子也

五十六代也主奉祀事生子俊

五十七代俊主奉祀事生子貫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主奉祀事生子嵩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主奉祀事萬歷十九年㮕令譚好
善重建祖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卿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園主奉祀事生子于陛
六十一代于陛字玉鉉號青蓮崇禎十六年欽授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秉貞
六十二代秉貞字含可號靜一康熙十一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承述
六十三代承述字顯武號鱗卅康熙四十六年承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蘊錦

六十四代蘊錦字絅文號闇江雍正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燿濟燿涵

六十五代燿濟字范澄未襲卒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振棕

六十五代燿涵字養愚乾隆二十四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六代振棕字蔭堂考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未襲卒

無嗣以振梓長子貽熈爲宗

六十七代貽熈字伯咸號恬菴乾隆五十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緖堃